

黑土地上的农人

□ 尘轩

牛马牵引，手扶犁铧
以刨犁开土垄的人
木板车上铁皮桶给豁沟浇水
一粒粒撒种的人
间苗的、铲地的、挥镰的……
泥土一样黝黑
于大地上一点点移动的人
在黑土地上扎根
像庄稼一样隐忍
和大地一样，有深邃灵魂的人
用如豆灯火唤醒黎明
并把他们历史放进博物馆的——人

驾驶免耕机在原野驰骋
用收割机采摘玉米的
遥控无人机喷洒农药
把有机肥料施给田野的人
在玉米田和麦浪里欢笑
赤诚而满怀期望
在黑土地上召开论坛
把论文写在大地的人
成果词典般厚重
拿一生和黑土地相处
把手中的碗装满中国粮的——人

过昭苏太河

□ 葛筱筱

我本来打算一闪而过的
但听说河流两岸定居的人们
几乎用全身的骨血
为脚下的黑土耗尽了一生
并从无悔意，便停下了脚步

河水无声地流向更远的远方
岸上的马鞭草与野菊花
小心翼翼地开着

河流用平静的目光倒映着
落日与星星，天空下

万物并不招展，但都有玉米的耳朵
她们总是喜欢在夜里
认真倾听劳作一天的人们
起伏有致的新声

在玉米丛中

□ 孙学军

我首先沉醉于她的香气，浑然不同的
在这个艳阳高照的上午，大梦惊醒
但不可能触碰到更加炽热的事物
一株，或者是更多株，铺展在大地上
让我的鼻翼刺痛，甚至很刻意地打个喷嚏
身处玉米丛中，我看见玉米迎风招摇的
茎秆、枝叶，还有藏在深处的包裹

就像读到一首朴素的诗歌，似乎
每个句子都自然生长，却又充满力量
就像这片热土上的人们，从四面八方
聚拢过来，撒下种子，便是种下希望
或者另外一种命运，生活或归宿
玉米不会说出自己的心事，和光同尘
她在静默中等待天空有一朵云轻轻飘过

远古的种子

□ 刘怀文/撰

沅江有芷澧有兰。
沅江不只有芷草，还有稻。
是的，是稻，一枚从远古而来的稻。

湖南怀化沅江之北，高庙遗址考古发掘出了7400年前的稻粒，虽然仅有一粒半，但足以证明这里那时就有稻。

那可是穿越了7400年的流光，一粒稻子，仿佛踏碎虚空穿越而来，经历了多少，经历了什么，都不必说，它只为了告诉现在的我们：那时有稻！它穿越时光捎来的这句话，缀满了远古骄傲的光辉！那时是比夏朝建立还要早3300多年，那时是新石器晚期，却已经有了稻子。

传说水稻是天帝赐予炎帝神农氏的神奇作物，东晋王嘉在其撰写的志怪小说《拾遗记》中记载：“时有丹雀衔九穗禾，其地地者，帝乃拾之，以植于田，食者老而不死。”神话的浪漫不仅存于浪漫，而是始终与现实纠缠不休。7400年，只是这粒稻子所经历的时间，谁都无法把稻子定格在这个时间点上。也许，在更早的一万多年前，就像苹果砸在了牛顿的头上一样，一个等待着族人狩猎归来而饿得饥不择食的孩子，随手扯下一把草的种子，放在嘴里咀嚼，发现这种子不仅能果腹，甚至还带点甜。从此，他们记住了这种子的模样，在无法狩猎的日子里，孩子和小伙伴们，以及后来他们的后代，就靠着这些种子生存。在位于湖南怀化市安江镇的高庙遗址博物馆，我不但看到了那粒稻子，还看到了很多陶罐，还有能够把陶罐架在火上的陶制支架，讲解员说这些是用来煮饭的，我对此深信不疑。他们是怎么对稻子进行脱壳的呢？他们用陶罐煮的是饭还是粥呢？煮的时候一定会稻香弥漫吧？考证也好，想象也罢，这些都不重要了，反正那时有稻，这就够了。

高庙发现的稻粒并不是被定义为最早的，也绝不是稻的“始祖”，也许是更为久远的远古踏踏而来，在7400年前的一次短暂停留吧。于今，则是图腾意义上的“种子”。

这粒远古而来的种子，静静地以一种骄傲的姿态展示着远古的荣光。但这荣光就一直这么静静地沉寂着，它在等待吗？它在寻找吗？它在等待谁？

又在寻找谁？直到1953年，这沉寂的等待似乎有了结果，这执着的寻找也好像有了答案，这荣光落在了另一粒稻的种子身上——袁隆平来到了怀化安江农校，用几十年的时光把远古的水稻演绎成了现代的传奇，让这份沉寂了几千年的荣光再度璀璨绽放。

袁隆平在这里成为“杂交水稻之父”，是袁隆平选择了水稻吗？但这段传奇更像是水稻选择了袁隆平。袁隆平在读中学时，差一点儿就被选进了国家游泳队；读大学时又差点儿被选进成飞行员；毕业后来到安江农校，他无论做什么，似乎都与他寻找的“正途”差了一点点儿。差一点儿，差一点儿，还是差一点儿，只有当他把目光转向了水稻，就一点儿不差地发现了“鹤立鸡群”株。

1961年7月的一天，袁隆平在农校的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“鹤立鸡群”、形态特优的水稻，明显高出别的水稻一截，稻穗有8寸长，籽粒饱满，竟有230粒。当时水稻亩产只有五六百斤，如果用这株“鹤立鸡群”稻做种子，亩产千斤就有可能实现了。但当时国际权威理论是水稻这类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。“鹤立鸡群”株似乎为袁隆平把这种近乎盖棺定论的理论撬开了一个缺口，袁隆平带

着爱人和学生经过数载反复试验研究，断定“鹤立鸡群”稻为“天然杂交稻”，并取得水稻具有杂种优势、通过人工培育可以实现大幅度增产的研究成果。这一次，在水稻杂交育种理论上又一点儿不差地突破了理论枷锁。至于后来的“雄性不育系”“三系法杂交”“两系法育种”等研究和实践，太过于专业，看不懂，也不用看懂，作为“吃米”群众，我们只知道每一次研究都大幅提高水稻产量。1976年开始，三系杂交水稻的种植在全国大面积推广，增产20%以上；1995年，“两系法”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推广，到2012年底，累计种植0.33亿公顷，增产水稻100多亿公斤；袁隆平用杂交技术重新定义了水稻生产，让水稻由亩产300公斤上升到1100公斤……这一切，都肇始于那株“鹤立鸡群”的稻株。

偶然吗？太过于偶然了，但哪一次偶然不是必然的结果呢。在袁隆平发现“鹤立鸡群”株之前的每一次差一点儿，但凡有一次是一点儿不差的，那么袁隆平的人生走的可能就是另一条道路了，杂交水稻的“稻生”也不知何时再能托付给另一个合适的人了。有的事情有时就像冥冥中注定了一样，躲也躲不开，逃也逃不掉。看似袁隆平发现了“鹤立鸡群”株，但又何尝不是“鹤立鸡群”株找到了袁隆平呢？这也许就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相遇吧。

在安江农校袁隆平一家居住的专家公寓二楼，有一个阳台，袁隆平常常在阳台上拉小提琴，阳台面对的是袁隆平夫妇亲手栽下的两棵桂花树。夕阳西下，晚霞把试验田里的稻穗涂成了金色，桂花树飘来迷人的幽香，袁隆平站在阳台上拉起心爱的小提琴，悠扬的琴声缥缈而悠远，旋律中流淌出两个彩云般的梦：一个是禾下乘凉梦，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！

6月末，水

稻还没有抽穗。在一个名为稻田院的农家饭庄前，一畦水稻正以一种惊艳的方式在生长。于稻本身，是惊艳；于我和同行们，则是惊讶。那正处于生长中期的稻秧竟然超过了一米五。在稻田旁的一根木桩上挂着一个木牌，上写：禾下乘凉梦——2.3米高巨型稻！可惜了，来的不是时候，没能见到水稻2.3米的样子。也许不算可惜，也许来的正是时候。梦嘛，总会不断生长，没有见到梦的萌芽，也没有见到梦的高光，但是见到了梦的生长，也算不虚此行了。

如今，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已经种在了美洲、亚洲、非洲和南太平洋近70个国家的土地上，全球杂交水稻年种植800万公顷，年增产粮食1600万吨，可以多养活4000万至5000万人口，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后的“第五大发明”。

这就是梦吧，一颗种子的梦应该是这样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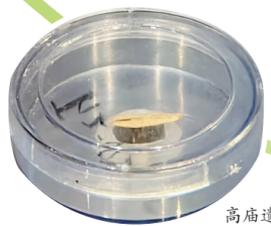
稻米是白色的，种子的梦，想必也是白色的吧，只不过那白色的梦氤氲着稻香，就像一缕精魂，曾落在万年前浦江上山人的石磨盘上，也曾落在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和高庙人的陶甗上，飘落在1000多年前渤海国前往大唐长安朝贡道上的旗帜之上……这梦，到了怀化，似乎生出了色彩，超级稻、巨型稻、海水稻、耐盐稻……是基因遗传也好，是分蘖发棵也罢，稻的基因在遗传，稻的故事在分蘖。

“稻”亦有道！一定是的，否则，那么多的故事，为什么要独占怀化？只是，在神奇的怀化，除了7400年的一粒稻，还有一粒只为稻而生的种子，把种子和人演绎成了一次轮回：

人就像种子，要做一粒好种子！

“鹤立鸡群”株

安江农校



高庙遗址7400年前的稻米

我的“吉祥报”

□ 孙大爽

我与《吉林日报》的渊源，还要从1980年填报志愿时说起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是激情燃烧、怀揣梦想的年代，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，标志着振兴教育的春天来了。人们对知识的渴求犹如春潮，从冰封中解放出来汹涌澎湃，我也被这大势裹挟参加了1980年高考。填报志愿时，我咨询班主任老师，老师递给我一张《吉林日报》，说：“都在这里。”我打开报纸，排在前面的是：吉林大学、吉林工业大学、长春地质学院，并且这三所学校都是黑体字，我不解，老师告诉我，这是重点大学。那个年代，信息流通不畅，作为一个农村孩子，对高校情况几乎一无所知，我最先看到的就是吉林大学，于是第一志愿就报了这所大学。天遂人愿，我被吉大录取了。

《吉林日报》自然成了我的“吉祥报”。爸爸告诉我，“吉林日报”这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是毛主席手书，由此我对这份报纸又多了几分亲切与关注。

吉林大理想化楼隔壁就是长春市图书馆，图书馆大门红色庄重，院内绿树成荫，二层小楼典雅幽静，是读书学习的好地方。课余时间我经常去市图，先去的地方就是报刊阅览室，报纸种类繁多，我最先取的就是《吉林日报》。在那个没有手机、缺少电视的年代，我获取资讯的途径几乎都在这份报纸上。

吉大文科楼一楼大厅，有一个贴有报纸的橱窗，橱窗内贴有好几种报纸，课间休息时，好多师生都来在昏暗的灯光下浏览报纸，《吉林日报》橱窗下的师生更是络绎不绝。这不仅



我与《吉林日报》的故事

缘河而行，寻泉而上，一路直抵望月潭，方了了了东辽河源头生态治理、保护与利用的真谛！然在小寒葱顶山脚下河源镇，在河源镇的安北村，却意外地听得了久违的捣衣声……

2024年初秋，随生态文学采风团做了次东辽河生态环境治理考察。那夜，宿于安北村一家民俗小院。翌日一大早，于朦胧中，被一阵有节奏的击打声叫醒。披衣起身，乘晨风晓月循声出院向西而行，至村尽头半山处，便见两位中年妇女在房前的小溪旁，各守一块洗衣石，手持棒槌正捶打着洗物呢！

“哦，捣衣人！”惊喜掠过心头，顿感所遇竟这般美好——

晓月下，隐隐青山，寂静村庄，缠绵晨雾，汨汨溪水，还有蹲在洗衣石边的捣衣人，犹如一幅古意盎然的捣练图，又恰似正上演的一出民俗情景剧。而迎面扑来的，则是它的生态、民俗、民风，还有诗情画意间的绵绵乡愁……

捣衣声里，翻开了手机日历，处暑已过。于是，家乡拆洗季的往事，又历历眼前……

早年，老家在麦收后至歇伏间，农家女人们总要利用这段时光，做些拆拆洗洗的家务活，乡亲们叫它拆洗季。

都拆洗些什么？棉被棉褥要拆，棉衣棉裤也要拆。拆完洗净，再按原样缝出。冬天来了，大人孩子应时穿上翻新后的棉袄、棉裤，夜里再铺上新做的棉褥，盖上翻新的棉被，于松软中感受它的舒服与温暖，如此也就增添了抵抗严寒的底气。孩子在外走，

带着妈妈的手。棉衣棉鞋是新做，还是隔年陈儿？那是妈妈在人前的颜面。而这时，也正是未出嫁的女儿跟妈妈学针黹的时候，农家人就如如此地代代相传。

拆洗，是农家女人于这时的自觉。天气一晴好，家家户户就立刻行动起来。先拆后洗，距江河、水泊近的人家，便早早地来到江畔、河沿或水泊边儿，临水而坐，两脚泡在水里，俯下身即洗起各自衣物，或用洗衣板搓，或骑在长板凳上用棒槌捶。这儿不需洗衣盆，也不用汲水，洗的都是自流水。打过肥皂，只需一个劲儿地捶打或揉搓，指间水清了，也就洗净了。

而在村子里，女人们多聚在村中井旁的大垂柳下洗。每人守个大洗衣

斑斓的色彩……在村庄呢？家家户户院子里，也都横七竖八地拉起晾衣绳，花花绿绿的被面褥面，洁白的被里褥里，像道道帷幔飘荡于庭院半空！

于拆洗中，“浆”最是不可或缺的环节。浆与洗有区别。浆是为洗净后的被里被面和褥里褥面上层浆，其做法与过程虽简单，却无不体现农家女人的智慧。有何益处？防止汗渍油污，方便来年拆洗。真的，浆过的被里被面，即便沾污些汗渍，下次一洗，还真都能洗出个本颜色。

上浆虽说简单，可做起来也颇有些意思。上浆前须先制浆，最简单、

悠悠捣衣声

□ 周云戈

最好的法子是以新捞的大米饭米汤作浆。可那时，乡下人吃顿大米饭是何等不易？偶尔吃一顿，又都不是个时候。因而，农家多以土豆淀粉作上浆材料。而淀粉的获取，也都是日常炒土豆丝获得。小时候，常见妈妈炒土豆丝时，总是先将切出来的土豆丝浸泡于水里，并不时搅动几下，这样既可浸得少许淀粉，炒出来的土豆丝也爽口好吃。饭后，妈妈从浸泡土豆丝的水里滤去杂质，再将乳状淀粉浆小心翼翼地倒在铺着纱布的秫秸帘上，待水尽风干后，就获得了一层薄薄的淀粉粉，搓碎装进罐头瓶，只为来年浆洗时用。

一切就绪，选个晴天就开始上浆了。先从罐头瓶里把淀粉取出，

掺成细面儿放入大盆里，倒入适量开水，稀释到与饭米汤一样黏稠后，只待水温适中了，再将那些洗净的里子和面子，分批放进淀粉浆里，反复揉搓均匀后，再晾晒于洗衣绳上。等里子、面子干透了，再一床床铺到炕上，这时妈妈将含在嘴里的水化成一团团的雾，均匀喷在上面，让它们微微地泛起潮润。然后将里子、面子顺长叠好，由两位姑娘使劲地拽，抽开了褶皱，再按砧板的规制，来回折叠好放在上面，两床里子或被面为一摞，接下来再由两位握着棒槌的小媳妇，面对面地捶打起来！

那时，家家人口都很多，拆洗的被褥也自然多，凡上浆的都要反复捶打，每家都得捶一上午，或一个下午。大户人家，还要贪黑捶打呢！直到月亮升起，星星渐稀了，捣衣声才悄悄隐去……

捣衣声，跌跌荡荡，远远近近，渐远也渐近，然在东辽河畔依然声声不息。一千年，一时代，多少人！

击打，依旧遵循自己的节奏击打着，而这捣衣声，也仿佛是在昨天与今天的交错中重获了新生。于我来说呢？是温故，更是于感动中知新。想它的存在与赓续，当是在新的山水理念下，人们对生态的尊重、理解、保护与眷守的自觉。而它与这山这水与这树木一起，又共同承载了多少人的记忆，凝聚和书写了东辽河人们的几多情思与传奇。

始信，它与村子里的处处民房、土灶、老井、石磨、风车、豆腐坊等一应的旧物，定会像小寒葱顶山上那汨汨涌动的山泉，流淌的浪花一样，虽点点滴滴，可汇聚起来了，必是一条崭新的闪烁着璀璨光芒的文化的长河……